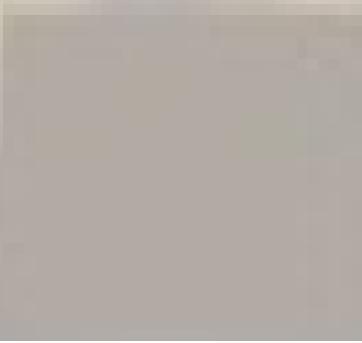


历代名臣传



历代名匠集



歷代循吏傳卷之三

漢

蘇章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永平中封中陵鄉侯官至

南陽太守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爲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爲武原令。時歲饑。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爲設酒殽。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調爲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隱歸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於家。

論曰。內舉不避祁奚所以見稱也。進賢如是。紕惡亦然。况故人乎。然意當時清河貪汙之迹。必不容姑貸。故竝以公義案之。若有藉此立名之心。是鬼神之所惡也。罪又甚于徇庇矣。



羊續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其先七世爲二千石卿。校續初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爲廬江太守及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勤陳。其小弱者負水灌火集數萬人，并勢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爲平民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爲南陽太

守當入郡界。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懾。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復上言。宥其枝附。賊旣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其妻與子祕往造續。續閉門不內。其妻惟將祕行其資藏。僅有布衾敝裯鹽麥數斛而已。顧敕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

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以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驄。左驄所至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獨坐之。單席舉縕袍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驄白之。帝不悅。以此不登公位。而徵爲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賙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購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敕太山太守以府購錢賜續家云。

論曰。續之清貧絕世。守原憲之節。以終其身。矇矇乎不可尚已。至於數平劇賊。率皆原其枝附。仁以濟勇。用成

厥功。豈特民牧之良法。抑亦軍政之善經也夫。

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出於單微。自兒童時。雖在戲弄。已爲等輩所歸。常作縣吏。及都亭刺佐。有志好學。坐立讀誦。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於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揚吏意疑爲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寔爲督郵。反囑許令禮名揚吏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其時功曹鍾皓爲司徒府所辟。太守問誰可代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由是

寔代皓爲功曹。中常侍侯覽托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懷教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及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乃言其故且曰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聞者方歎息天下由此服其德司空黃瓊辟之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期喪去官復再遷除太正長脩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遣還故縣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

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太息曰  
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  
違法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先是荀淑韓韶及鍾皓皆潁  
川人也。淑字季积有高行善知人。嘗爲當塗長韶字仲黃  
爲贏長賊聞其賢戒不入境。鄰縣民流入界。韶開倉賑稟  
所贍萬餘戶。主者爭之。韶曰長活溝壑之人。以此伏罪。含  
笑入地矣。皓字季明。旣辟司徒府。頃之自劾去。後連九辟  
又徵爲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諸儒頌之曰。林慮懿  
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宏琴樂古。五就州招。九應台輔。逡

巡王命。卒歲容與三人者及寔。皆以名德爲當時所尊。號爲潁川四長。及黨錮禍起。諸人多逃避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遂請囚。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惟寔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間。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定。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甯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有盜夜入寔室。止梁上。寔陰見之。乃起自整拂。呼子孫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

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額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一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常歎寔大位未登。媿於先之。及黨禁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欲表寔以不次之位。遣人勸寔。寔謝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遂不起。中平四年卒。年八十四。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有六子。紀謐最賢。紀字元方。諶字季方。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

命羔鴈成羣。當世靡不榮之。紀仕至大鴻臚。紀子羣仕魏。至司空。然天下以爲公慚卿。卿慚長云。

後漢書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闔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爲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可呼之矣。故時政彌懶。而其風遂往。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必不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

論曰。四長之名。豔於當時。傳於奕代。自後之爲循吏者。

莫敢竝焉。至迹其行事，則以慈良之氣薰乎頽俗。未嘗  
子子於爲民興利而除害也。夫趙張之治，具煩於卓魯。  
而卓魯爲優者，以道濟法也。況於四長之德成而上者  
乎。故知聲色之大爲化民之末。夫子之言，媿矣。

珍通明

魏晉明帝時，琅琊王氏之風，莫不自尚。後刻史率

無清行，上以取寵，下以指私。略賦故出，重百姓。空單文，卒故